

无罪著
仙魔变

III

逆踏青云

仙魔变

将星出动威震东港
天选少年
斗转青云

掌天下强兵 / 云秦挥戈征战八方
遵原始规则 / 穴蛮悍斗掠夺四野

我不畏惧
生命里任何一场挑战
我唯一敬畏的便是人性之善

天蚕土豆
骷髅精灵
梦入神机
辰东
联袂推荐

无罪
著

魔变

Ⅲ 逆踏青云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仙魔变. 3, 逆踏青云 / 无罪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126-3242-4

I. ①仙… II. ①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5618 号

出 版 :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 100006)

电 话 :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 65244790@163.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 平装

开 本 : 170X240 毫米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25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978-7-5126-3242-4

定 价 : 25.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III

逆踏青云



目录

MB^{XLAN}

魔 仙 变

仙

魔

变

001	第一章	智斗地头蛇
034	第二章	雨夜追凶
069	第三章	查银钩坊
097	第四章	权势交锋
129	第五章	破格升官

III

逆踏青云



目录

M^{XIAN}
B I A N

仙

魔

变

157	第六章	抢修拦江坝
194	第七章	江龙王发怒
225	第八章	谋士与权术
254	第九章	为你杀了他
284	第十章	龙蛇之夏



逆踏青云



第一章

M^{XIAN}
B I A N



智 斗 地 头 蛇

第1节 新官来任

略微颠簸的马车车厢中，林夕在软垫上半躺了下来，伸直了腿。

他拿出了一本书册，慢慢地翻了起来，翻了数页之后，他轻声地喊道：“回去。”

一阵熟悉的景物快速变幻之后，林夕看到自己还在马车车厢之中，他的手里依旧捧着书册，但书册却合着，并没有翻开。

“看来的确是如此。”

林夕满意地自语了一句。

他已经彻底地感觉清楚了，的确和他所猜测的一样，只要在十分钟之内，他想要回到几秒钟之前，就会回到几秒钟之前。

只要回的时间越短，这消耗的能量或许便也越少，他脑海之中的那一团青光便是明亮越是清晰，而且的确恢复得也越快。按林夕这两天试下来，若是在十息，也就是十秒的时间之内，根本不像以前需要一天的时间，只要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恢复了。

这样一来，虽然他试清楚了，但是就算回到一秒之前，这能力用过一次之后，剩余的青色光团也不足以让他马上再用一次能力。

看来以张院长的能量说法来论，推动这“轮盘”一瞬间所消耗的能量便是最大的。

但只要是回到十秒之前，半天的时间便可以恢复……若是每次都只需回到十秒之前，那这也已经相当于一天可以用两次这种能力了。

虽然大多数时候这回到十秒前可能起不到什么用处，但有的时候或许有用，这至少让他多了一个选择的空间。

不知道到了国士级的修为之后，唯有他和张院长才有的这种能力，又会有何等精彩的变化。

又想到不久之后就可以见到鹿林镇的老妹、老爹和老娘，林夕的嘴角便又上扬了起来。

有姜笑依和边凌涵的结伴而行，这次回鹿林镇的旅途注定不会孤单，而且相比来的时候，他有了更多的事要做，更不会有无聊的时候。

林夕将马车窗帘子略微掀开了一些，让四季平原上的阳光多透进来一些，然后他重新翻开了这本薄薄的书册，认真地看了起来。

“大叔……你要是个历史老师或者本来就是个当官的，可能就不会这样吃力了。”

只是认真地看过数页之后，林夕却又忍不住摇了摇头，微微地叹了口气。

他眼下看的这本册子，详细地介绍庞大云秦帝国的官僚组织、各司和下属各部门及所有官员的职责与管辖的范围。

要去地方上为官，至少也要弄明白要做什么事情，上级是谁，下面又有些人。

刑司下提捕房的提捕，这是个正十品官职，在学院提供他们止戈系新生选择的小卷上便已经有说明，负责查案办案，以及追捕辖区内的案犯。

镇督是正八品，是一个镇最大的官员。这正十品的提捕官，对于林夕来说便也不难理解，就相当于东港镇的捕头。

林夕先前对云秦八司也已经有了不少了解。在他看来还算中规中矩，但是眼下这本册子上的一些官阶和部门名称，明显深深地打上了张院长的烙印。

譬如律政司下一个重要的部门，居然就叫廉政署，主管的就是吏治腐败。而提捕房的上一级居然就叫警务局，官员就叫镇警督。

还有礼司下的钦天监，也是和林夕熟悉的那个世界的一些电视剧里的一样，主管历法、星象。最过分的就是户司下主管赋税的重要部门，就叫税务局。

这只能说明当年云秦先皇对张院长极其倚重。当年定鼎天下之时，整个云秦官僚机构的设置、治国之法，大多也是听了张院长的意见。

从这些像是林夕那个世界的古装剧和港台剧混杂在一起的官阶词汇来看，只是一名普通高中物理教师的张院长对官场并没有多少研究，而且恐怕还是个文科偏科短腿的物理老师。

林夕在之前的那个世界，本身还对很多朝代的历史感兴趣。他的文科成绩也一直还算不错，所以对那些朝代更替和历史上官僚机构的事可能要比张院长还懂得多一些。

但从这本小册子来看，云秦所有的职阶部门已经十分完善，而且这整个官僚阶级一点都不臃肿，在各部的官员设置上十分精简。

这个世界的一个镇要比林夕熟悉的那个世界的一个镇大出不少，但就以刑司的设置为例，却只有一个警局和一个提捕房，这对于他的理解而言，就相当于只有一个公安局局长，一个刑侦大队。一个这么大的管辖范围，连别的派出所都没有。

这样以地方最高长官镇督、陵督为主的官僚机构，自然可以节省出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用以这帝国运转的其余方面，比如说军队。

所以作为一名本身对官僚机构没有多少了解的理科老师，能够在云秦规划出这样的—个精简完备的官僚组织，已经是极不容易。当年张院长和先皇恐怕也是花了不知道多少的脑筋，想得十分辛苦。

“提捕房设置捕快六名，替补捕员三名兼杂务……”

林夕细致地看完这本小册子，像他这种本身对历史有些兴趣，看过这个世上任

何人都难以企及的史书的人，自然就开始在心中对这朝堂的体制进行了最直观的判断。

一个镇阶的提捕房连提捕加所有捕快在里面，也只有十个人，而且连个副职都没有设置，这已经是精简到了极致。

而有些文书部门更是只有两三人的编制，估计处理正常公事都不会有太多的空闲时间。

怪不得云秦的文人雅士一般都不愿意当朝为官……因为许多当朝为官的都没有太多的空闲时间，没有游山玩水、琴棋书画的时间。

而这官僚机构的精简，在林夕看来也就是权力更为集中，绝大多数官员都有很大的实权。

再加上云秦边境一直战事不断，敌国也是励精图治，长此以往，便导致了正武司的权力过重，一些官员的权势过大，武力强横而内治偏弱。

鹿东陵，东港镇。

虽然东港镇在京城和行省省城中的达官贵人眼中极其偏远，甚至可能是不入耳的边远小镇，但因为有一条连通数陵的息子江由这镇的东边过，而息子江的上游桐木镇便是盛产桐油的大镇，云秦三分之一所用的桐油都是出自桐木镇。东港镇托了这桐木镇的福，便有了一个不小的码头，有不少沿途的商贩在此歇脚。其中有些富商为了方便，甚至在这东港镇的热闹处置办了宅院，养了小妾歌姬。

尤其又有不少在这息子江上劳作的船夫、纤夫汇聚于此，久而久之，这东港镇比起更加偏远的鹿林镇可是不可同日而语。从港口到镇中不仅有诸多的酒楼、烟花之地，而且都是每每到深夜不歇，欢声笑语，红灯笼在晚上映红了大片的江边。

绝大多数的船夫、劳工、小商贩在这上游的桐木镇赚了钱财，经过东港镇之后，钱囊却又空了，便又只能再返回桐木镇。

年复一年，这东港镇红灯夜火江风依旧。这些风吹日晒而皮肤黝黑的壮汉却一个个地老去，又一辈年轻力壮的汉子成了这片江上的主角。而这些已经老去的人，原本手里的酒碗就换成了一杆水烟枪，在咕嘟咕嘟的声音中回忆往昔，大江里……

这一日，东港镇提捕房的替补捕员梁三思见到停靠在码头的是衡荣昌的商船，便知道今日码头不可能出现斗殴事件，便早早地包了数个油炸韭角一路吃着回了提捕司。

云秦地方所有官衙的格局都有严格的规定。东港镇所有大小官员的衙门都在镇督府内，镇督及军部官员的办公场所占了朝北三分之一的建筑。这刑司属下的提捕房是在镇督府东首一处院落之中，只有三间房。这个院落另外的两间房，还是属于户部仓场衙门的。

梁三思今年二十六岁，两年前通过了武生员的考核，顶了替补捕员的空缺，在这东港镇上的年轻人里面已经算是十分体面，有些前程的。再加上他除了左眼眼眉处有一小块青色胎记之外，相貌也十分周正，所以也早早地成了一门合他心意的婚事。

吃完了油炸韭角，擦干净嘴角的油渍之后，梁三思走进了镇督府，沿着偏道快步进了提捕房所在的小院。

看到许荐灵和杜卫青两人正要出去的样子，梁三思略微讨好一笑，正准备主动打招呼，问问有没有什么事要帮忙，毕竟这两人都是这院里资格最老的捕快。但他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许荐灵已经面色一沉，皱着眉头极不悦地看着他道：“梁三思，你今日不是负责巡视东码头，怎么现在就已经回来了？”

梁三思微微一滞，有些尴尬地解释道：“今日码头卸货的是衡荣昌的船队，想必不会出现因卸货先后而导致的纷争。衡荣昌管得也很好，那些码头卸货的黑水油子也不敢闹事……”

“梁三思，我做了这么多年捕快，你才做了多久，难道这些我不知道，需要你提醒吗？”梁三思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沉着脸的许荐灵打断了。这名方脸中年男子看着梁三思，冷道，“即便是码头不会出问题，你能保证码头周围的铺子不出问题？而且你知道衡荣昌卸货需要多久？”

“我……”梁三思心中大怒，脸色也顿时难看了起来，只是硬忍着不发作。

“要去掉替补二字，你还要多勤恳着点。”许荐灵又说了这一句，便直直地从杵在原地的梁三思面前走过，出了提捕房的小院。

“算了，这话说也说了，不要和他计较。”杜卫青走上来拍了拍梁三思的肩膀，出声宽慰道。

“杜大哥，你说我到底哪里惹了他？虽说平时他都不给我们底下人好脸色看，但我们对他也是一直礼貌有加，平时交代下来的事，我们也是尽心尽力，一点都不马虎。这衡荣昌卸货，我们提捕房一贯都是如此，他平时自己也是早早地回来了，为什么今日却要故意刁难我？”梁三思胸中一口恶气难以消解，气愤地说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人平时就有些‘青面皮’，而且今日是事有特殊。”杜卫青摇了摇头，看着梁三思轻声道，“这继任提捕的任命公文今日已经到了，却不是他，是直接外调过来的人，就在今明两日就会到任。”

“调了一个头过来？”

梁三思这下倒是一愣，怒火消弭了大半。

许荐灵不仅在提捕房中资格最老，而且门路清，上头下面打点得都很不错。自从上任提捕调任之后，所有人便都想着，要不是上头再调人过来，便是由他补了这个空缺。

虽然许荐灵这人平时脾气很差，又喜欢倚老卖老，但平心而论，几个人私底下

也觉得由他补这个空缺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没有想到却还是调来了一个压在了他的头上，怪不得他今日的脸色如此难看。

“活该！要让我们推举的话，肯定推举你杜大哥，也绝对不会选他。”梁三思想明白了之后，想到方才许荐灵的嘴脸，心中反而开心了起来，出气般说了这一句。

“这话你可不要乱说，别让他听到了对你我可都不好。”杜卫青看了梁三思一眼，苦笑道，“而且上头来人一般脾气都很大，别比他还不好招呼，那就难办了。”

梁三思微微一呆，道：“这倒也是。”

“走吧。天香楼那一片有几家租户因为租子的问题有点纷争，你左右无事，就和我过去一趟吧。”杜卫青笑了笑，招呼了梁三思一声，两人便低声交谈着，快步走出了提捕房。

帝国初夏，原本并非是碧落边关外西域流寇和龙蛇方面的穴蛮活动频繁的季节，这本应该是四季之中，云秦帝国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但今年的三方边关却都不太平。

西边边关的南山暮率兵反叛出了关外，闻人大将军的几支大军也横扫了出去，南边大莽王朝的大军连番调动，竟隐然有大举进攻之势。就连龙蛇方面，那些世代居于沼泽和地穴之中的蛮人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大量出现在龙蛇山脉里面，一度弄得龙蛇边军十分吃紧，使得正武司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就连续做了三次大的部署，从五个行省抽调了不少精锐和修行者过去。

不过除了沿途听说碧落边军出现了大的叛乱之外，其余方面林夕还并不知道。

青鸾学院学生的选择，经由学院发出，再由吏部批定，一层层传递下来，到东港镇的时间和林夕到达东港镇的时间，也只是前脚后脚。

此刻，林夕已经到了东港镇的镇口。

第2节 东港镇第一架

这里距离鹿林镇已经只有半天的路程。站在马车旁，看着这个和他之前那个世界的“凤凰古城”有几分相似的繁华大镇，林夕一时间有些感慨。

云秦的官道都是贴着城镇而过，这样不会受到什么阻碍，更加顺畅。所以先前林夕和刘伯虽然穿过了半个云秦帝国，这次回来又是穿了一遍，但一路上都没有在大镇大城中停留，所以此刻繁华的东港镇依旧让林夕有些新奇。

只是半日的路程，鹿林镇便是有些穷乡僻壤，但东港镇却已是繁华水烟之地。

姜笑依和边凌涵已经先行去别镇吏司报到入职。按照规定，他也是要先在此处吏司登记入职之后，才能再抽闲暇时间回鹿林镇，否则便会被认为是故意贻误，对这

代表云秦皇帝旨意的官位不满而要遭受处罚。

彭晓风站在林夕的身边。

他是正武司车驾局下的陵骑卫，虽然也是穿着便服，但也是从十品的官阶。因为也只有二十七岁，所以虽说只是在四天之前才接替负责送林夕至东港镇，但因为年纪相差不远，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倒是也处得极佳，也都熟悉了对方的性子。

“林大人，你要一路慢慢地看看，步行进去也可以。但我的职责所在，却不能先回去。”因为林夕方才下车，看着这东港镇时，说可以让他先行回去，彭晓风便摇了摇头，“最多我便也慢慢地步行陪你去镇督府。”

林夕知道彭晓风严格遵守上峰律令，沿途根本没有打听自己的任何来历。而且林夕先前参加青鸾学院的入试，原本就只有鹿东陵陵督知道，是否录取也是保密的。彭晓风这种底层的士官肯定无法将林夕和青鸾学院的学生联系在一起，但林夕也十分清楚，彭晓风就算再笨，也应该看得出林夕和寻常的入职小官不同，最正常的想法便肯定会将林夕和一些大官员的子弟或是刻意培养的学生联系在一起。而且这几日接触下来，林夕知道彭晓风这种真正的云秦士官在执行命令上面不但一丝不苟，而且这个世界的人在性情上原本就要刻板很多，尤其对于官阶和尊卑观念看得极重，和青鸾学院简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就比如这几日林夕让他不要喊自己林大人，直呼姓名就可以了，但彭晓风却还是一直不肯改口，十分拘礼。

此刻看着这名帝国年轻军人的恭敬回话，林夕也只是指了指头，笑道：“如此也好，那就劳烦彭大哥再陪我多走一段了。”

彭晓风顿时面色微紧，道：“林大人客气了，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林夕漫步走在东港镇的街头。

旅途太过漫长艰辛，青鸾学院又太过高高在上，不似人间，眼下这东港镇，却是真正的人间，繁华红尘。

酒肆、当铺、茶楼、绸庄、裁缝店、花楼……习惯了青鸾学院的安静，林夕一时有些不太习惯。不过周围熟悉的口音，却让林夕感觉这一切变得更为真实。

虽然这里比清幽的鹿林镇繁华很多，但是一些生活习惯和吃食却和鹿林镇并没有什么区别。

有鹿林镇人早上最喜欢吃的辣肉片浓酱烩面，有林夕平时最喜欢吃的碎肉煎饼。

街道上雕琢出防滑棱印子的青石板路，街道两旁的建筑对于林夕来说分外古色古香。尤其和鹿林镇不同的是，东港镇因为近水，街道两侧还都开了一条浅渠，有平缓而清澈的水在里面流动，有些浅渠较为宽阔的地方，还架着小木桥或者石拱桥。

浅渠倒映着小桥的影子和道路上树木的枝丫，里面又长着一些绿油油的水草，偶尔有被风吹落其间的花瓣，漂浮在水面上，徐徐滑行着。

沿途都有人在其中淘米洗菜，或者洗刷一些用具。

林夕兴致勃勃地走到了一家招牌都褪色了的煎饼店前。

“彭大哥，你要吃这肉饼吗？”

嗅着熟悉的煎肉饼的香味，林夕转头问着一直跟着自己的彭晓风。

彭晓风直觉想说不要，但是看着林夕高兴的神色，他却鬼使神差般指了指头，道：“好。”

两张煎肉饼马上塞到了彭晓风的手中。林夕自己抓着用纸卷包着的两张煎肉饼慢慢地啃着，继续朝前走去。

“肉鲜汁美，关键还没有瘦肉精。”

一想到这句话，林夕的嘴角顿时又荡漾起了一丝微笑。

东港镇大半的街道都临近江边，许多民居店坊直接就是临水而建，沿河也有几条大的廊坊，很多停靠小渔船的石码头。

林夕啃完了两张煎肉饼，背着手悠闲地走在沿河的一条街道上。远处南侧沿河有大片大片的厚布雨棚，房屋看上去堆堆叠叠的，不知道是什么市场，映在这清丽山水之间，对于他来说分外好看。

另外一侧的江中央有一个只有几亩见方的小岛，附近有几条渔船正在撒网。

他正在伫足观看这幅天然画卷之时，却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前方一条街巷之中传来了不小的争吵之声。

林夕本身也不心急，想先好好地看看这东港镇的风物，便循声过去凑热闹。

却只见和临江铺子只隔了一条道的后方的一间面店前面，有一名五十余岁的老妇人面色苍白，瑟瑟发抖，一副气愤到了极点但又不敢出声的模样。她的身旁有一个碰倒了的豆腐摊子，散碎的豆腐和汁水散了一地。

周围已然聚了不少人围观，有一名口音听上去是外乡人的年轻人正义愤填膺地堵着一名身穿黑色薄绸衫的黑面大汉在理论，黑面大汉一副冷笑不语的神色。

只是听了几句身边的轻声议论，林夕便已知道了大概。这名黑面大汉在此处撞翻了这名老妇人挑着的豆腐摊，非但不赔偿，反而责怪老妇人走路不小心，这担子还将他的绸衣刮出了口子，要老妇人赔偿。

这名外乡年轻人应该是正好路过东港镇的生意人，见了便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要这黑面大汉赔偿。

听他此刻所说，根本就是这黑面大汉自己撞到了老妇人，而不是老妇人没有注意到他。

“这人不是经常在朱四爷那里的吗……这外乡人再闹下去肯定要吃大亏。”

“这人是朱四爷的人？”

“那赶紧去提醒一下这个年轻人啊，不然他真是要吃大亏了。”

正在此时，身后几个人交谈的声音又落入了林夕的耳中。

林夕微微蹙眉，转过头去，只见是一个提着两条杀好的鱼的老人，和一个端着装满了湿衣服的木盆的妇人，以及一个看上去像是附近的商铺掌柜模样的人，从口音和衣着来看，都应该是附近的镇民。

就在他转头间，只见那名老人将手中系着鱼的草绳往旁边掌柜模样的人手中一塞，就似准备上去要拉开那名外乡年轻人。但就在此时，响起一片惊呼，那名外乡年轻人连退了几步，差点一跤跌倒，被一脸冷笑、不屑搭话的黑面大汉发力猛推了一把。

“身无几两肉，也敢出来管闲事？”一把将这名外乡年轻人推开，黑面大汉嗤笑了一声。

外乡年轻人脸孔一片赤红，怒道：“光天化日之下，你还敢行凶不成？反正今日你若是不讲理，我就定拉你去见官。”

“我再奉劝你最后一句，这事不是你管得起的。”黑面大汉不屑地看着这名外乡年轻人，道，“你若再要纠缠，即便我将你打趴当地，也没有人会管你。”

那名被撞了豆腐摊的老妇人也开始不停地拉这名外乡年轻人，同时焦急地低声说些什么。但是这名年轻人却变得更加恼怒，发狠道：“我道是什么原因，原来是地方上有些势力的地头蛇。我便不信这云秦律法之下，竟容你们这么妄为！”

黑面大汉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开始露出狰狞的神色：“看来你是真活腻了！”

“你若是不……”

外乡年轻人上前一步，但是还不等他说完，猛地一脚，黑面大汉踢中他的小腹，一时踢得他一屁股坐倒在地，捂着自己的小腹，连气都喘不过来。

“哼！”

黑面大汉鄙夷地冷笑了一声，转头便走，一时竟是没有人去阻拦。

彭晓风的脸色一沉，但还不等他做出什么动作，林夕却已经走上前去，对着黑面大汉道：“这位兄台好威风，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怎么，你也想管闲事吗？”黑面大汉打量了林夕一眼，觉得林夕看上去没有什么来头，便直接冷笑了一声。

“既然如此，那我便直话直说了。”林夕看着黑面大汉，认真地道，“你还是认错赔钱，包括这名被你打的兄台，也至少要按照律法被殴赔偿，赔银三两，否则便只有拉你去提捕房了。”

黑面大汉看了林夕一眼，挽了挽袖子，道：“看来你也是骨头痒，要我帮你捶捶了。”

“彭大哥，这要你帮个忙了，不过别喊我林大人。”此时彭晓风已经从林夕身

后走了上来，林夕却扯了他一把，低声说了一句之后，又交代道，“不要还手。”

彭晓风微微一怔，目光一闪之下，却似明白了林夕的用意，直直地往黑面大汉的身前走去。

“你真以为我刘铜好惹不成。”

黑面大汉看着彭晓风如此有挑衅性的举动，伸手晃个虚招，又是一脚狠狠地踹了出来。

砰的一声，彭晓风的胸口出现了一个微湿的鞋印，一声闷哼，后退了几步。

“只不过是块银样镗枪头。”黑面大汉顿时心中一松。

但就在此时，林夕却笑了笑，拍了拍手，道：“好，这下子够关押半年的了。”

第3节 我说了算

“关押半年？”

黑面大汉心中微微一惊，只觉得林夕这话有异。

“看来林夕果然是哪个大人看重的学生，有勇有智。”此刻被踢了一脚的彭晓风看着林夕的目光之中却又多了几分真正的尊敬，光是看林夕此刻的神色和方才的交代，他就清楚林夕并不是那种有靠山却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有提捕房的人过来了。”

“就算是提捕房的人过来，恐怕拿朱四的人也不敢怎么样。”

正在此时，林夕的耳中听到一些议论声，他转头过去，只见一名脸孔方正，沉着脸的中年捕快正从沿河边的廊坊中快步走来。

此前他在鹿林镇也从未见过捕快，木青给他的小册子上也没有有关提捕房服饰的说明，但是此刻这名中年捕快身上的蓝色袍子，胸口正中间一个大大的捕字，却是再清晰不过。林夕见此并没有戴什么帽子，只是佩着一柄腰刀。

这腰刀看上去比起边军长刀要短不少，只比边军中习惯称的“切菜刀”略长一些，看上去又要轻薄不少。

这名被林夕上下端详着的捕快正是这东港镇提捕房资历最老的许荐灵。

许荐灵是息子江上游猛洞镇人，已经在东港镇做了十七年捕快，自从月前张提捕调任之后，他便自觉轮也要轮到他了。升了提捕，便正式有了官阶，在吏司有了登记，除了一切功劳都不会记录错漏之外，周遭衙门若是有了空缺，便很有可能被提补上去。

这升任提捕，对于许荐灵而言便相当于是跳龙门，从一直走着的小径一步跨上官道。

但是让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上面却没有直接任命他为提捕，而是直接调了一个过来，压在了他的上头。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他的心情是说不出的恶劣。

听到今日有人在海碗巷闹事，让这日不能安安静静地过去，这就像是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些盐，让他的心中更加不快，所以走上来的时候脸色是特别的发青。

“是你？”

只是一眼扫见黑面大汉，看到地上的碎豆腐，他便顿时明白了是什么事，极其不耐烦地对着黑面大汉摆了摆手：“刘铜，不要在这里闹事，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许哥，我哪里敢在这里闹事，纯粹是有些误会。”刘铜也是机灵人，一看许荐灵面色和语气十分不对，便知道对方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事，马上拱手行了一礼，转身就要走。

林夕本来就是不动声色，看着这名捕快怎么处理。从方才周围一些人的窃窃私语中，他也明白这黑面大汉肯定有些来头，但是此刻看到许荐灵竟然连情况都不问，直接就不耐烦地让刘铜走人，他便是皱起了眉头。但不等他出声，那名仗义出头，被刘铜踢得半天喘不过气来的外乡年轻人却已然怒火中烧地叫了起来：“怎么，他撞了人家的摊子，动手打了人，难道就这么算了？光天化日之下，东港镇的提捕房便是这么做事的？”

若是在平时，许荐灵至少在面子上要过得去，不会如此做事。但是今日心情极度恶劣，听到这名外乡年轻人的一喝，他心中却是越加烦躁，眯着眼睛冷冷地扫了这名外乡年轻人一眼：“怎么，提捕房做事难道还用得着你教吗？我倒是只见你在这里咆哮滋事，若是劝解不听，便可按扰乱治安定你之罪。”

外乡年轻人大怒：“你简直是颠倒黑白！”

许荐灵上下瞅瞅这名年轻人，冷冷道：“那你是劝说不听了？那也可以，你们几人先全部随我回提捕房，先慢慢地审问清楚再说。”

“算了，算了……”这时旁边很多镇民已经在纷纷劝这名年轻人，要是一齐押回提捕房，谁知道会不会直接将黑面大汉一放，到时候却将他押着，盘问个几天，左右是个吃亏。

这名年轻人显然没有想到许荐灵竟然如此态度，一时气得浑身发抖，却有些说不出话来。

听到此处，一直没有出声的林夕却微微地咳嗽了一声。

他觉得有些丢人。

自己和彭晓风两人站在这里，居然一时都没有人搭理自己。

好歹一个是正武司的士官，一个是青鸾学院的学生……见到自己的咳嗽声终于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他又拍了拍手，看着许荐灵清嗓道：“这位捕快大人好决断，

处事雷厉风行。不过办案讲究个人证物证，你看我这位朋友胸口一个大大的脚印也都在这里挂着，想必这位捕快大人总不能说是我这位朋友自己犯贱，把自己横过来，塞到这刘铜的脚下去吧？”

听到林夕的声音，再看到林夕平静的神色，许荐灵心中却是一个激灵。他十七年的捕快毕竟不是白做的，知道有可能遇到扎手的。看了一眼彭晓风胸口的脚印，他便是脸色一沉，看着黑面大汉道：“刘铜，看来你确实当街行凶，罚银三两。”

刘铜看到许荐灵的脸色变化就知道糟糕了，此刻听到许荐灵这么说，他知道此刻不能违逆许荐灵的意思，便一咬牙，狠狠地瞪了林夕一眼，从袖中取出了三两碎银，递给了许荐灵。

许荐灵也不言语，将三两碎银伸手递给林夕。

林夕也不接，只是笑了笑，指了指外乡年轻人，道：“这三两罚银应该给他，我们可是都亲见了刘铜将他打倒在地。”

许荐灵眉头一皱，脸色又难看了几分，但还是按捺住了心中的火气，也不说什么，将三两碎银递给了外乡年轻人。

外乡年轻人原本转过头正待不收，却看到林夕使了个眼色，他微微犹豫了一下，便接下了这三两碎银。

“还有这被撞翻的豆腐摊，还请捕快大人主持公道。”林夕微微一笑，又指了指一地的碎豆腐，看着许荐灵说道。

这一地的豆腐倒是不值多少钱，但一旁的彭晓风胸口还印着一个脚印，这样若是赔了豆腐，林夕说不定还会要求再罚三两，这对于刘铜来说也实在太过吃痛，而且他身上也没有六两银子，再加上他的背景，这下他可是不干了，面孔一板，看着许荐灵道：“许哥，您说的我可都听了，但这互相碰撞的事，可也不能叫我赔吧，你看我的衣衫都被刮坏了。再说了，也是他们想上来动手，我才动手的。这您还是把我们都带回提捕房审清楚吧。”

许荐灵本也觉得林夕已经过分，而且这刘铜身后的靠山要是硬较真起来也是他不能得罪的，听到刘铜这么说，他也顿时彻底拉下了脸，道：“这互相有碰撞，各有损失，岂有一方赔偿之理？而且你们双方各有欠缺之处，我已按律重罚他，你还待如何？”

“我不想如何。”林夕看着许荐灵，平淡地说道，“你真想好了，不再考虑一下，就想这样决断了？”

许荐灵也彻底来了火气，冷笑一声，道：“我已偏向你们，还不满足，难道硬想我治你们一个当街闹事之罪？”

“我想给你一个台阶，你却不跨，真是让我有些失望。”

林夕摇了摇头，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那不谈这豆腐的事，我们来谈谈这